

《東海中文學報》  
第 43 期 頁 115-148  
東海大學中文系 2022 年 6 月

# 論現代淮安方言一種後起的 舌尖元音及其相關問題\*

吳瑞文\*\*

## 【提要】

本文根據實際田野調查所得的語料，探討淮安方言中一種後起的舌尖元音，以及與這個元音相關的音韻問題。就漢語方言的地理分類而言，淮安方言屬於江淮官話淮揚片，在聲母上的一個主要特徵是沒有/*tʂ*、*tʂh*、*ʂ*/這一系列的捲舌音聲母（retroflex initials），而只有不捲舌的/*ts*、*tsh*、*s*/這類舌尖塞擦音聲母（blade-alveolars initials）。根據最近進行的淮安方言田野調查，意外發現淮安市漁溝鎮方言中存在一套獨立的捲舌音聲母/*tʂ*、*tʂh*、*ʂ*、*ʐ*/，並且漁溝方言的捲舌音聲母的形成與早期元音\*i 的高化密切相關。本文將從共時面描寫漁溝方言/*tʂ*、*tʂh*、*ʂ*、*ʐ*/，並從原始淮安方言的觀點說明漁溝方言所經歷的音韻創新。我們也將之與南京話的捲舌聲母進行比

---

2022 年 2 月 24 日收稿，2022 年 4 月 18 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於第三屆中研語言學論壇，「漢藏語言比較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紀念龔煌城院士逝世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20 年 11 月 5-6 日）上宣讀。感謝孫天心教授給予寶貴建議。同時也感謝本刊兩位不具名審查人所提供的修訂意見，使本文更臻完善。2019 年赴江蘇省淮安市進行田野調查，當時任職於淮陰師範學院日語系的郭獻尹教授熱心協助引介發音人，外語學院副院長劉峰教授慷慨出借辦公室使調查工作順利進行，謹此並申謝忱。本文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原始淮安方言音韻系統擬測及相關問題探討」（110-2410-H-001-044-）的部分研究成果。文中任何殘存的疏漏，責任均在作者。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較，具體說明漁溝與南京/tʂ、tʂh、ʂ/聲母在性質上的差異。

**關鍵詞：**江淮官話 捲舌音聲母 舌尖元音 比較方法 歷史語言學

## 一、前言

本文根據實際田野調查所得的材料出發，描寫現代江淮官話的淮安方言所存在的一種後起的舌尖元音，並探討與它相關的音韻問題。

### （一）淮安市地理位置圖

淮安市簡稱淮，舊名淮陰，古稱清江浦、楚州、山陽，為中國江蘇省下轄地級市。淮安市位於江蘇省中部，西北臨宿遷市，東北接連雲港市，正東方為鹽城市，東南與揚州市相接，西南則與安徽省滁州市相鄰。淮安市地處長江中下游平原的江淮平原里下河平原腹地，地勢平坦，有少量丘陵崗地。淮安市內河湖遍布，西南為洪澤湖，東南有高郵湖。淮安市總面積為 10,030 平方公里，人口四百五十五萬。目前淮安市下轄 4 個市轄區（清江浦區、淮安區、淮陰區、洪澤區）、3 個縣（漣水縣、盱眙縣、金湖縣）。<sup>1</sup>

淮安是中古歷史文化名城，位處淮河與京杭運河交匯點，自古為水運及漕運樞紐、南北要衝，明清時期與蘇州、杭州、揚州並稱為大運河沿線四大都市，素有「運河之都、九省通衢」之稱。京杭運河貫穿市區，蘇北灌溉總渠、淮河、裏運河等流經境內，同時為當地水利樞紐。地理位置參看圖 1。

<sup>1</sup> 參看淮安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淮安市志》，及維基百科網路資源。淮安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淮安市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頁 1-67。維基百科編輯委員會編，〈淮安〉，「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B7%AE%E5%AE%89%E5%B8%82>，（瀏覽時間：2022 年 1 月 2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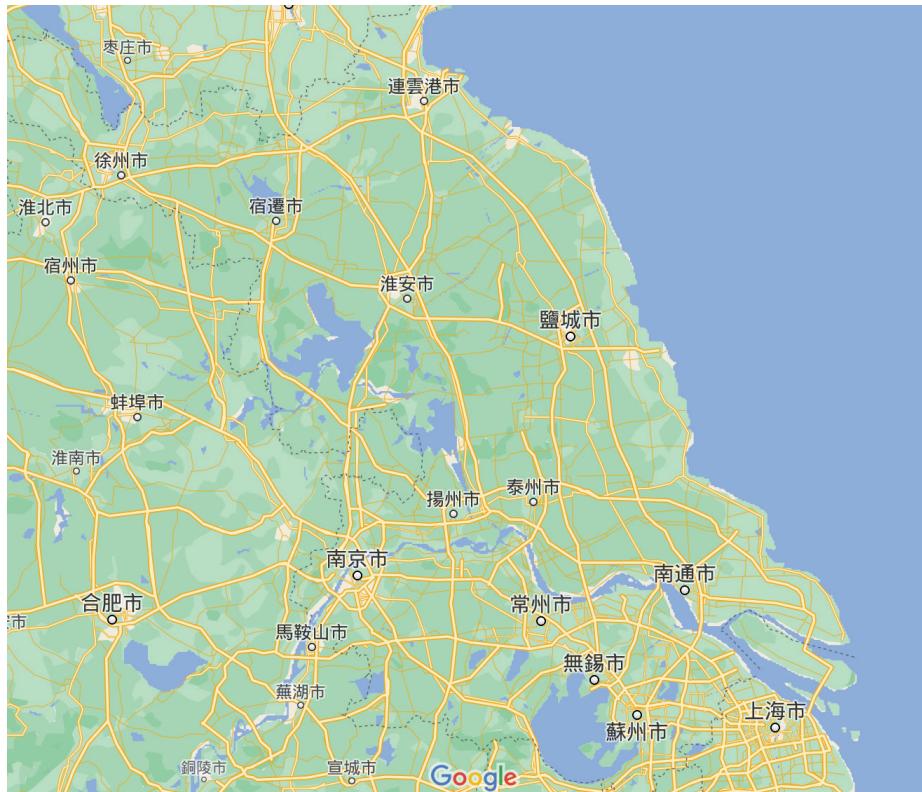


圖 1 江蘇省與淮安市地圖<sup>2</sup>

## (二) 淮安市方言田野調查說明

2019 年 8 月下旬，本人初次前往淮安市進行當地江淮官話的田野調查，緊接著 9 月和 11 月又去了兩趟。每趟的調查時間均為兩週，合計 10 個工作天。上述調查的重心放在淮安市清江浦區、漁溝鎮以及南閘鎮，位置如圖 2 所示。<sup>3</sup>

<sup>2</sup> 本文的地圖都從 Google 地圖擷取，特此說明。Google，「Google 地圖」，<https://www.google.com.tw/maps>，（瀏覽時間：2022 年 1 月 28 日）。

<sup>3</sup> 整體而言，本人除了蒐集淮安市內部三種次方言（清江浦區、南閘鎮、漁溝鎮）之外，同時也就近前往鹽城市龍岡鎮進行調查。這三趟田野調查，對於四個方言點已經累積了各 800 多個同源詞（字音）材料。這些材料將陸續整理並就觀察所得撰文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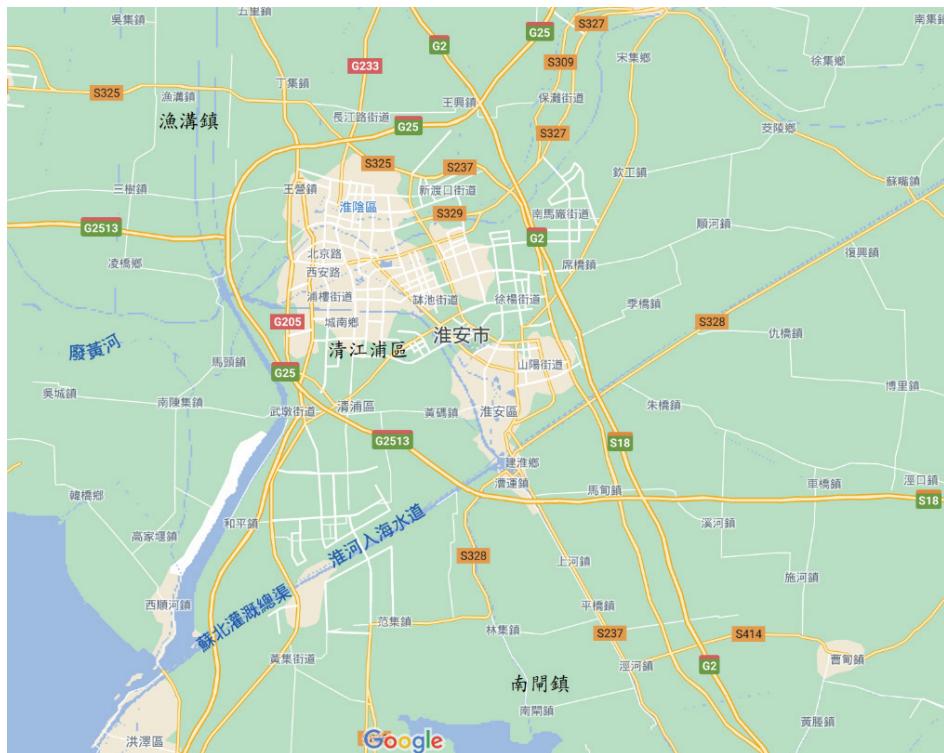


圖 2 2019 年淮安市方言田野調查地點

關於淮安市田野調查發音人資訊如下：<sup>4</sup>

淮安市清江浦區發音人 SGA，男，大學學歷，2019 年調查時 21 歲。

淮安市清江浦區發音人 TXA，男，高中學歷，2019 年調查時 41 歲。

淮安市漁溝鎮發音人 WMT，女，高中學歷，2019 年調查時 45 歲。

淮安市漁溝鎮發音人 WDD，女，高中學歷，2019 年調查時 40 歲。

淮安市南閘鎮發音人一 ZQX，女，大學學歷，2019 年調查時 22 歲。

淮安市南閘鎮發音人二 ZXQ，男，初中學歷，2019 年調查時 44 歲。

發音人六位均嫻熟淮安各自區域的本地話，同時由於至少都有初中以上學歷，因此也有普通話（華語）的學習經驗，也能以普通話溝通。

<sup>4</sup> 為維護發音合作人之隱私權益，個人資訊中姓名這部分均以漢語拼音首字母代替。

在 2019 年的三趟行程中，透過田野調查我們發現淮安漁溝方言存在一些不同於前人調查記錄的語言現象，值得詳細介紹並探討其來歷。這也就是本文的寫作動機。

### (三) 本文研究方法與課題

本文的研究課題聚焦於淮安漁溝鎮方言中有別於其他洪巢片方言的舌尖後高元音 /χ/。本文首先將從描寫的觀點，介紹淮安漁溝方言 /χ/ 元音的共時分布，進一步從比較研究的角度說明 /χ/ 形成的歷史過程以及連帶的結構變化：漁溝方言中捲舌音聲母的產生。<sup>5</sup>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採用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以本人親自調查的淮安市三種次方言的材料，同時配合其他學者的資料，初步重建原始淮安方言，並從這個早期系統出發來探討現代淮安個別次方言中所發生的音韻變化。關於比較方法的運用方式，我們以 k-、ts-、tɕ- 這三類聲母的八個同源詞為例加以說明。首先觀察下列表格：

表 1 淮安四種次方言 k-、ts-、tɕ- 的比較

	高	糟	狗	走	嬌	焦	九	酒
清江浦	kɔl	tsɔl	kəu3	tsəu3	tɕiɔl	tɕiɔl	tɕiu3	tɕiu3
漁溝	kɔl	tsɔl	kəu3	tsəu3	tɕiɔl	tɕiɔl	tɕiu3	tɕiu3
南閘	kɔl	tsɔl	kau3	tsau3	tɕiɔl	tɕiɔl	tɕiu3	tɕiu3
漣水	kɔl	tsɔl	kəu3	tsəu3	tɕiɔl	tɕiɔl	tɕiu3	tɕiu3
原始語	*kɔl	*tsɔl	*kəu3	*tsəu3	*tɕiɔl	*tɕiɔl	*tɕiu3	*tɕiu3

根據表 1 所列的八個詞，原始語（原始淮安方言）可以擬測出三種聲母：  
\*k-（高狗）、\*ts-（糟走）跟\*tɕ-（嬌焦九酒），聲母的對應非常嚴整。

<sup>5</sup> 關於原始淮安方言的擬測，目前正在逐步進行。由於時間有限及個人才力限制，這個初步擬測的全貌還未能全部展現，現階段完成較有把握的聲母及聲調兩部分，韻母目前完成陰聲韻，其他韻母仍持續進行中。不過就本文探討的 /χ/ 元音而言，聲母及陰聲韻韻母的擬測已經足夠用為本文論述之基礎。

也許有人會認為，根據中古音框架，「高走嬌九」屬見母，「糟走焦酒」屬精母。因此後接細音的見母字「嬌九」應當擬測爲\*c- (< \*k，見母)，精母四詞則應當擬測爲\*ts- (< \*ts-，精母)。但請留意，運用比較方法時的原則是由下而上 (bottom up) 的歸納，以現代方言的證據爲準。若參照中古音框架，就成爲由上而下 (top down) 的演繹。本文以語料歸納爲方法上的原則，而不從中古音的立場進行演繹式的敘述。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節爲前言；第二節爲前人研究回顧；第三節爲淮安市三地方言的聲母、韻母及聲調系統；第四節爲淮安漁溝方言捲舌音聲母的來歷與性質；第五節爲淮安漁溝方言與南京方言捲舌音聲母的比較；第六節爲結論。本文所採取的標音全部使用國際音標，輔音送氣符號標爲 h，且不上標。聲調除共時音系介紹外，凡論及語音演變時均標注調類。調類對應爲：陰平-1、陽平-2、陰上-3、陽上-4、陰去-5、陽去-6、陰入-7、陽入-8，不分陰陽的調類都標爲奇數。以華語爲例，我們把「天」標爲 thien1 而「在」標爲 tsai5。

## 二、前人研究回顧

依照最近新修訂之《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合編，2012）的分類，<sup>6</sup> 江蘇省淮安方言屬於官話之下江淮官話洪巢片的淮東小片。江淮官話主要分布於中國安徽、江蘇兩省長江以北的區域（但不包含蘇北的徐州蚌埠，這兩地屬於中原官話），就是早期學者所說的下江官話（袁家驛等 2001: 24）。<sup>7</sup> 鮑明輝主編（1998）把江蘇省境內北部官話方言分爲江淮方言區和北方方言區，<sup>8</sup> 其中淮安

<sup>6</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sup>7</sup> 袁家驛等著，《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頁 24。

<sup>8</sup> 鮑明輝主編，《江蘇省方言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屬於淮揚片。

根據侯精一主編（2002：36-37）對官話的介紹，<sup>9</sup> 江淮官話內部可以區分為洪巢、泰如、黃孝三片。分區的標準包括：入分陰陽、全濁仄聲今讀送氣、「書虛」、「篆倦」兩兩是否同音以及去分陰陽等。

吳波（2007：35）運用四項標準（兩條基本標準，兩條次標準）來把江淮官話分區：1. 分陰陽去、且去聲是平調；2. 分陰陽入、且陽入調值高於陰入調；3. 蟹攝一二等元音是單元音或複合音；4. 中古全濁塞音或塞擦音仄聲有白讀送氣層。<sup>10</sup> 運用這四條標準，可以分出底下三片：

表2 吳波（2007）江淮官話分區標準<sup>11</sup>

	標準1	標準2	次標準1	次標準2
洪巢片	—	—	—	—
黃孝片	+	—	+	—
通泰片	—	+	—	+

事實上從標準1和2已經可以分出三區，次標準只是補充。淮安方言屬江淮官話洪巢片。近來學者如吳波（2007）和馮法強（2014）對於江淮官話的內部分區也有新的看法。<sup>12</sup> 其中馮法強（2014）以淮揚片為獨立的一片，而不再用洪巢片這個名稱。

整體來看，「淮揚片」和「洪巢片」這兩個名稱的差異，可以理解為視角不同：把江蘇省（地域）視為一個整體，則淮安歸於淮揚片；把江淮官話（語言）視為一個整體，則淮安歸入洪巢片。不論稱為洪巢片或淮揚片，淮安方言均可以定位為江淮官話在江蘇省北部的一種重要方言，此可無疑。本文的研究以淮安市內部次方言為對象，名稱上統一稱

<sup>9</sup> 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sup>10</sup> 吳波，「江淮官話語音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4月），頁35。

<sup>11</sup> 同上註。

<sup>12</sup> 馮法強，「近代江淮官話語音演變研究」（天津：南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5月）。

爲淮揚片。

根據吳波（2007：5）《江淮官話語音研究》的彙整，<sup>13</sup> 有關江淮官話的相關研究，截至 2007 年已經累積約 10 部專書及 300 篇期刊論文。在 2007 到 2020 年之間，根據本人目前查閱所及，至少新增博士論文（相當於專書）5 本，期刊論文 20 餘篇。整體來說，江淮官話語音系統的紀錄與研究累積了相當充分的研究成果。關於 2007 年之前江淮官話的研究回顧與評述，可以參看吳波（2007：4-7）。<sup>14</sup> 他對 2007 年之前的相關研究已有概要性回顧，同時在博士論文附錄三更已經充分地列出 2007 年之前與江淮官話語音領域有關的研究目錄。因此本文底下不重複前人已經完成的工作，讀者可自行參看前人的整理。相對地，我們聚焦於 2007 之後的江淮官話研究，同時更著重與現代淮安方言直接相關的研究成果。

2007 年之後關於江淮官話的研究，至少有以下 5 本博士論文曾進行過較大範圍的觀察，分別是：

王海燕，「江蘇省北部中原官話與江淮官話分界再論」，蘇州：  
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4月。

貢貴訓，「安徽淮河流域方言語音比較研究」，保定：河北大學  
博士論文，2011年6月。

劉存雨，「江蘇江淮官話音韻演變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博士  
論文，2012年3月。

馮青青，「蘇北方言語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  
3年5月。

馮法強，「近代江淮官話語音演變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博士  
論文，2014年5月。

<sup>13</sup> 吳波，「江淮官話語音研究」，頁 5。

<sup>14</sup> 同上註，頁 4-7。

其中劉存雨（2010）、<sup>15</sup> 馮青青（2013）、<sup>16</sup> 馮法強（2014）<sup>17</sup> 的博士論文都利用江淮官話的材料對舌尖元音的演變進行過或多或少的探討。上述論文探討江淮官話歷史的方式，主要是採取中古《切韻》架構，例如探討韻母時，大致都透過中古音十六攝來進行說明。

從事江淮官話研究的也不乏國外學者，最具代表性的是柯蔚南（W. South Coblin）的一系列著作。他關於江淮官話的研究至少包括：

W. South Coblin. 2000a. “The Phonology of Proto-Central Jiāng-Huái: An Exercise of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sup>18</sup>

W. South Coblin. 2005.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Huáng Xiào Dialects.*<sup>19</sup>

不過國外學者的切入角度與中國本地學者不同。柯蔚南關注的是原始漢語方言的擬測，也就是根據現代方言（江淮官話）的材料，審慎採取重要的口語同源詞，利用歷史語言學揭示的比較方法，由下而上地重建原始方言祖語的形式。

從目前既有的研究成果來看，運用現代語言學觀點進行田野調查，並以國際音標紀錄並發表的淮安市方言材料如下：<sup>20</sup>

漣水 胡士云，《漣水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sup>21</sup>

淮陰 卜玉平，〈淮陰方言同音字匯（一）〉，《江蘇教育學院

<sup>15</sup> 劉存雨，「江蘇江淮官話音韻演變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3月）。

<sup>16</sup> 馮青青，「蘇北方言語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5月）。

<sup>17</sup> 馮法強，「近代江淮官話語音演變研究」。

<sup>18</sup> W. South Coblin, 2000a, "The Phonology of Proto-Central Jiāng-Huái: An Exercise of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收入丁邦新、余靄芹編，《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西雅圖：美國華盛頓大學，2000）。

<sup>19</sup> W. South Coblin, 2005,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Huáng Xiào Dialects*, 收入《語言暨語言學》專書系列A13（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5）。

<sup>20</sup> 鮑明輝主編《江蘇省方言志》中收的江淮官話以南京、揚州、泰州三處為代表點，載有詳細語料，至於淮安則只有簡單的聲韻調描寫，並沒有更詳細的資訊。鮑明輝主編，《江蘇省方言志》。

<sup>21</sup> 胡士云另有〈漣水方言同音字匯〉，本文則以專書為準。胡士云，〈漣水方言同音字匯〉，《方言》第2期（1989年6月），頁131-143。

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第4期，1998年12月，頁86-89。

卜玉平，〈淮陰方言同音字匯（二）〉，《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5卷第3期，1999年9月，頁72-74。

淮安清河、漣水漣城、漣水石湖、洪澤東雙溝、金湖金北、盱眙古桑  
、盱眙管鎮馮青青，「蘇北方言語音研究」附錄四，北京：  
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5月。

以上是目前容易取得的淮安市各次方言語料。

本文的主要課題是探討淮安漁溝方言舌尖後高元音/χ/的來歷。現代漢語中的舌尖元音最常見的包括：舌尖前高元音/ɿ/，舌尖後高元音/χ/以及舌尖後中元音/ə/。（董同龢 1993：16）<sup>22</sup> 一般來說，漢語舌尖元音的特色是與特定的聲母結合，並且往往單獨出現，不帶其他韻尾。<sup>23</sup> 關於舌尖元音的歷史來源，根據《切韻》所提供的中古音框架，現代華語的舌尖元音來源是：（董同龢 1993：226-228）<sup>24</sup>

ɿ：止攝開口三等精系字（紫次四寺）

χ：蟹攝開口三等（滯世）及止攝開口三等知莊章系字（知支遲齒  
治至史試）

ə：止攝開口三等日母字（兒爾二耳）

由此可知，舌尖元音來自中古止、蟹兩攝的開口精、莊、知、章、日諸聲母字。同時，現代華語/χ/元音只跟舌尖塞擦音及舌尖擦音聲母搭配，/χ/元音只跟捲舌音聲母搭配，/ə/元音則只限零聲母。

上面介紹的是以北京音為代表的現代華語的情況。至於江淮官話中

<sup>22</sup>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頁16。

<sup>23</sup> 就整個官話方言來說固然如此，不過在其他現代漢語方言中則不盡然。例如臺灣通行的客家語就允許-im、-ip、-in、-it 這類加上輔音韻尾的結構，其中的/i/相當於舌尖元音[ɿ]和舌尖面的[ɿ̪]，參看楊時逢，《臺灣桃園客家方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22，1992），頁4。

<sup>24</sup>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頁226-228。

舌尖元音來源，根據馮青青（2013）<sup>25</sup> 及馮法強（2014）<sup>26</sup> 的介紹，也大致來自中古止攝、蟹攝開口細音字。只是就淮揚片而言，前此學者的描述都是淮揚片並沒有/h/元音，而只有/g/元音。現代華語中的/h/在淮揚片中都讀爲/g/，聲母系統中也就沒有與/g/相搭配的捲舌音聲母/tʂ/、tʂh、ʂ/，並演變爲/ts、tsh、s/。比較底下的淮陰方言（卜玉平 1998）與現代華語中帶有聲母的舌尖元音字讀音：<sup>27</sup>

表3 淮陰方言與現代華語中帶聲母的舌尖元音字讀音

	資	支	詞	遲	此	齒	寺	世
淮陰	tsɿ1	tsɿ1	tʂɿ2	tʂɿ2	tʂɿ2	tʂɿ3	sɿ5	sɿ5
華語	tsɿ1	tsɿ1	tʂɿ2	tʂɿ2	tʂɿ3	tʂɿ3	sɿ5	sɿ5

換言之，江淮官話淮揚片在共時平面上不存在如現代華語那樣舌尖塞擦音與捲舌音兩類輔音聲母的對立。

馮青青（2013）曾提到自己博士論文不足之處在於：「淮安、鹽城、揚州等地的調查布點不夠細密」。<sup>28</sup> 可知江蘇北部江淮官話語料仍需要增補才能有更全面的認識。本文對於淮安次方言的田野調查與研究，一方面是增加蘇北淮安地區的實際語料，另一方面則是從次方言的比較入手，由下而上地探討早期淮安方言的面貌。

歸納起來，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跟 Coblin（2000a、2005）大致相同，<sup>29</sup> 也就是立基於現代淮安方言，由下而上地擬測原始淮安方言，之後再從這個原始體系來說明演變。至於與中古《切韻》架構的比較，

<sup>25</sup> 馮青青，「蘇北方言語音研究」。

<sup>26</sup> 馮法強，「近代江淮官話語音演變研究」。

<sup>27</sup> 卜玉平，〈淮陰方言同音字匯（一）〉，《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第4期（1998年12月）。

<sup>28</sup> 馮青青，「蘇北方言語音研究」。

<sup>29</sup> W. South Coblin, 2000a, "The Phonology of Proto-Central Jiāng-Huái: An Exercise of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收入丁邦新、余靄芹編，《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W. South Coblin, 2005,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Huáng Xiào Dialects*，收入《語言暨語言學》專書系列A13。

同樣地可以施用在原始漢語方言之上，與比較方法並不衝突。我們認為，在程序上不妨先進行次方言比較並重建原始語，進而再去觀察原始語與歷史文獻（《切韻》或《中原音韻》）具備的對應關係。

## 三、淮安市三地方言的聲母、韻母及聲調系統

### （一）三地方言的聲母系統

#### 1. 淮安清江浦聲母系統

p	ph	m	f
t	th		l
ts	tsh	s	z
tɕ	tɕh	ɕ	
k	kh	x	ø

淮安清江浦方言有 18 個聲母，與華語（普通話）進行比較，最主要的特點是：(1) 沒有捲舌音 tʂ-、tʂh-、ʂ-、ʐ-；(2) 不區分 n-與 l-，都讀為 l-。附帶一提，上表中我們把零聲母標為 /ø/，淮安各個次方言在音節起首會有輕微的喉塞(?)，不過那是可以預期的伴隨性成分。除 /ø/ 以外，其他可以在音節中充當聲母的成分很顯然地都是輔音（consonant）。因此我們參照趙元任（趙元任原著、丁邦新譯 1994：12-13）的辦法，在介紹聲母系統時將零聲母標為 /ø/ 而不標為 /?/。<sup>30</sup>

#### 2. 淮安南閩聲母系統

p	ph	m	f
t	th		l
ts	tsh	s	z
tɕ	tɕh	ɕ	

<sup>30</sup> 請留意以江淮官話而言，音位 /?/ 也可以在音節末尾出現並與 /-i、-u、-n、-ŋ/ 等形成對立，同時伴隨短促的調值，因此當 /?/ 出現在音節末位我們就一律標出。趙元任原著，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4），頁 12-13。

k                  kh                  x                  ø

淮安南閘方言共有 18 個聲母，與華語（普通話）進行比較，最主要的特點是：(1) 沒有捲舌音  $t\emptyset$ -、 $t\emptyset h$ -、 $\emptyset$ -、 $z\emptyset$ ；(2) 不區分 n- 與 l-，都讀爲 l-。

淮安南閘與清江浦的聲母系統是相同的。同時從聲母的數量上看，清江浦和南閘都比普通話（華語）簡單。

### 3. 淮安市漁溝聲母系統

p	ph	m	f
t	th		l
ts	tsh	s	z
<b>t<math>\emptyset</math></b>	<b>t<math>\emptyset h</math></b>	<b><math>\emptyset</math></b>	<b>z<math>\emptyset</math></b>
t $\emptyset$	t $\emptyset h$	c	
k	kh	x	ø

淮安漁溝方言共有如上的 22 個聲母，其中 l 也跟上述清江浦、南閘相同，不區分 n-、l-，都讀爲 l-。特別值得留意的是漁溝方言有一套捲舌音。

## (二) 三地方言的韻母系統

淮安市的清江浦、南閘和漁溝鎮三地韻母在數量上介於 45~46 個之間。韻母在讀音上也大致相同，若干細節則有出入，有些是歷時音位上的區別，有些是共時語音上的差異。例如在音位上的一個重要差異，是漁溝鎮有一套與捲舌音聲母相搭配的舌尖後高元音 /χ/。在共時語音差異上，南閘鎮的 [ai、uai、au] 這兩個韻母相當於清江浦區和漁溝鎮的 [ei、uei、əu] 等。爲了清楚呈現並減省篇幅，下文以一張總表來呈現三個淮安次方言的韻母，遇到語音不同者以 [ ] 號標示。若是音位有差異者，則以粗體區分。

本文將韻母分爲陰聲韻、鼻化韻、陽聲韻、入聲韻和成音節鼻音五個次類。陰聲韻是指以元音爲韻尾或不帶韻尾的韻母，鼻化韻是指主要元音帶有鼻音徵性的韻母，陽聲韻是指帶有鼻輔音韻尾的韻母，入聲韻

是指帶有塞輔音韻尾的韻母。

表 4 清江浦、南閘及漁溝三種江淮官話韻母總表

**陰聲韻**

ɿ 資遲紙志	i 批騎幾寄	u 租除祖錯	y 居舉去玉
ɿ 批騎幾寄	i 題底地車		
ə[a]而耳爾二			
a 爬茶他沙	ia 家蝦牙架	ua 瓜華蛙話	
æ 胎開牌街		uæ 乖淮拐外	
ɔ 刀草帽號	io 標條小叫		
o 波多左過			
ei[ai]杯賠醉賊		uei[uai]灰誰水會	
əu[au]偷樓狗後	iu 劉酒秋右		

**鼻化韻**

ã 班談懶看		uã 關還晚萬
	iẽ 邊甜臉燕	yẽ 捐泉遠院

**陽聲韻**

ən 深門冷硬		uən 春文穩問
	in 心平請近	yn 君群雲運
əŋ 幫糖港上	iaŋ 江良講樣	uaŋ 窗床往忘
əŋ 東蟲種送		ioŋ 窮雄勇用

**入聲韻**

æʔ 八法雜鴨	iæʔ 甲夾鴨壓	uæʔ 刷滑襪
	ieʔ 別貼七急	yeʔ 絶缺月
aʔ 剝落作角	iaʔ 削剗腳藥	uaʔ 桌郭霍
ɔʔ 北白木竹	ioʔ 橘菊曲浴	
oʔ 撥鴿奪活		
əʔ 不德十客		uəʔ 出術骨物
成音節鼻音		

四 我

淮安市三地方言的韻母差異及若干共時現象簡要說明如下：

第一、陰聲韻韻母在淮安清江浦區和南閘鎮為 17 個，在淮安漁溝方言多出舌尖後高元音/χ/這個獨立音位，因此為 18 個陰聲韻。<sup>31</sup> 以清江浦方言為例，可以單獨用為韻母的主要元音包括：ɿ、ə、i、y、æ、a、u、o、ɔ 共 9 個。出現在複合元音及三合元音裡的則有：e、ə。『而耳爾二』等字在淮安清江浦、漁溝讀為/a/，在南閘讀/a/，淮安諸方言的舌位都偏低也不是舌尖元音，可見其舌尖化的程度遠不如一般華語的舌尖後中元音/ə/。複合元音/ei、əu/及三合元音/uei/這些下降複元音，在南閘方言中的對應分別是/ai、au、uai/，可以留意到南閘的主要元音比起其他淮安次方言都偏低。歸納起來，南閘方言陰聲韻主要元音：ɿ、i、y、æ、a、u、o、ɔ 共 8 個，下降複合元音（不論是否帶介音）的主要元音都是/a/。

第二、鼻化韻韻母有 5 個，分別是 æ、uæ、iẽ、yẽ、ɔ。/iẽ、yẽ/是帶鼻化的上升複合元音，主要元音實際音值介於[i]和[e]之間，本文一律標為[e]。另外，/yẽ/存在語音上的條件變體：當與顎化輔音/tç、tch、ç/等結合時，讀為撮口呼[yẽ]；當前方沒有任何輔音時，讀音近於合口呼[uẽ]。

第三、陽聲韻韻母有 9 個，分別帶有舌尖鼻音-n 和舌根鼻音-ŋ 兩類不同的韻尾。清江浦區和漁溝鎮兩地發音人的/iaŋ/有鼻化的傾向，存在[iaŋ～iãŋ～iã]這類的變體。南閘的發音人則大致都讀[iaŋ]，鼻化傾向較不明顯。

第四、入聲韻韻母共有 13 個，都帶有相當明顯的喉塞音韻尾-ʔ。淮安方言的入聲是獨立的一類，這是江淮官話普遍的音韻特徵。單元音的入聲韻，其主要元音存在下列最小對比：八 pæʔ7、剝 paʔ7、北 pɔʔ7、撥 poʔ7、不 pəʔ7。入聲韻/ieʔ、yeʔ/主要元音的具體音值也游移於[i]和

<sup>31</sup> 漁溝方言舌尖後高元音/χ/的來歷為本文論題，詳下文。

[e]之間，我們比照鼻化韻一律標為[e]。與鼻化韻平行，/ye?/也有條件變體：當與顎化輔音/tɕ、tɕh、ɕ/等結合時，讀為撮口呼[ye?]；當前方沒有任何輔音時，讀音近於合口呼[ue?]。

第五、成音節鼻音  $\eta$  用於第一人稱代詞「我」 $\eta3$ ，我們所調查的淮安各次方言表現相當一致。在語流之中，第一人稱代詞「我」存在 [m3]、[n3]和[ŋ3]等三個變體。它們分布的條件是：[m3]出現在雙唇輔音起始的音節前；[n3]出現在舌尖輔音起始的音節前；[ŋ3]出現在舌根輔音起始的音節前。也就是：

/ŋ3/	[m3]	pa5 我爸
	[n3]	ti5 我弟
	[ŋ3]	ko1 我哥

我們以/ŋ3/作為音位，是基於兩方面的考量：一是在共時層面上，第一人稱「我」單獨使用時讀為[ŋ3]；二是歷時層面上第一人稱「我」中古屬於疑母。根據清江浦、漁溝、南閘三個方言的比較，原始淮安方言的第一人稱「我」也應當擬測為自成音節的舌根鼻音\*ŋ3。<sup>32</sup>

### (三) 三地方言的聲調系統

淮安市清江浦區、南閘鎮和漁溝鎮三地的聲調都是五個調，分別是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和入聲。調值如下：

<sup>32</sup> 在 Coblin 所擬測的原始黃孝方言 (Proto-Huáng-Xiào, PHX) 中，「我」的讀音是\*ŋo3。原始黃孝方言與本文的原始淮安方言都屬於原始江淮官話的內部分支，因此我們當然可以根據原始黃孝方言的表現，推測原始淮安方言的\*ŋ 是從\*ŋo3 演變而來：也就是\*ŋo3 > ŋ3。但這裡應留意一點，那就是固然我們同意原始淮安方言\*ŋ 來自\*ŋo3，但卻不能把原始淮安方言直接擬測為\*ŋo3，這是比較方法本身的限制。附帶一提，也許有人認為\*ŋo3 > ŋ3 的過程中曾經歷\*ŋü3 這個階段，但那不過是一種推測而已，就演變結果來看並不是必要的。W. South Coblin, 2005,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Huáng Xiào Dialects*, 收入《語言暨語言學》專書系列 A13，頁 19。

表 5 清江浦、南閘及漁溝三種江淮官話聲調總表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入聲
	多飛燈東	來猴糖紅	水九減講	坐四放共	七八日月
淮安清江浦	41	24	213	55	<u>45</u>
淮安漁溝	41	24	213	55	<u>5</u>
淮安南閘	41	24	213	55	<u>45</u>

三種淮安市方言的調值也大致相同：（1）陰平都是高降調 41。（2）陽平都是低升調 24。（3）上聲都是曲折調 213，有時會讀為 13，也就是後半上。（4）去聲都是高平調 55。（5）入聲三地方言都帶有喉塞尾-?，清江浦和南閘兩地的入聲為高調微升 45，漁溝的入聲為高短調 5。

#### 四、淮安漁溝方言捲舌音聲母的來歷與性質

由上文第三節的討論可知淮安三個次方言：（1）在聲調格局上，調類完全相同。（2）在聲母格局上，淮安清江浦和南閘兩個方言都有 18 個聲母，並且沒有捲舌音聲母；淮安漁溝方言則是 22 個聲母，系統中多出來的 4 個聲母音位是/tʂ、tʂh、ʂ、ʐ/。（3）韻母系統主要也是平面上的差異，其中漁溝方言最大的特色，是有一套與/tʂ、tʂh、ʂ、ʐ/相搭配的舌尖後高元音/χ/，清江浦和南閘則沒有這個元音。

根據我們的初步歸納，原始淮安方言聲母系統如下：

*p	*ph	*m	*f		
*t	*th			*l	
*ts	*tsh		*s		*z
*tʂ	*tʂh		*ʂ		
*k	*kh		*x		*ø

可以留意到，原始淮安方言系統中並沒有擬測出捲舌音聲母/tʂ、

$t\bar{sh}$ 、 $\bar{s}$ 、 $\bar{z}$ 。從音韻史的角度而言，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說明漁溝方言中捲舌音聲母的來歷與性質。

漁溝方言聲母系統乍看之下似乎跟我們熟知的華語（普通話）沒有區別，與鄰近地區的江淮官話（例如本文所調查的清江浦和南閘）相比就有不小的差異。淮安漁溝方言存在蘇北江淮官話中罕見的舌尖塞擦音（ $ts$ 、 $t\bar{sh}$ 、 $s$ ）和捲舌音聲母（ $t\bar{s}$ 、 $t\bar{sh}$ 、 $\bar{s}$ 、 $\bar{z}$ ）的對立，這個現象值得深入探討。

首先將目前經由田野調查所蒐集到淮安漁溝方言中讀作捲舌音（翹舌音）聲母的例字讀音全部列在底下：<sup>33</sup>

$t\bar{s}\bar{l}$  [1]雞基機饑 [3]擠幾己 [5]祭際既計寄忌記季

$t\bar{sh}\bar{l}$  [1]妻欺期 [2]齊奇騎旗棋其祈 [3]啟起豈 [5]契氣器汽棄

$\bar{s}\bar{l}$  [1]西溪稀希 [3]洗喜 [5]細戲

$\bar{z}\bar{l}$  [1]醫衣 [2]移姨疑宜 [3]椅以蟻 [5]意義藝異

至於漁溝方言中與舌尖元音[1]結合的舌尖塞擦音及擦音聲母（平舌音）如下：

$ts\bar{l}$  [1]資姿知枝支之脂 [3]紫姊子紙指止紙旨 [5]自字至志智治制痣

$t\bar{sh}\bar{l}$  [1]癱雌 [2]慈詞辭祠瓷池遲匙 [3]此齒恥始 [5]刺次翅寺

$s\bar{l}$  [1]斯思司私絲撕詩師獅屍 [2]時 [3]死屎使始史駛 [5]勢世誓四寺似

根據以上資料，從共時層面而言，漁溝方言帶捲舌音聲母/ $t\bar{s}$ 、 $t\bar{sh}$ 、 $\bar{s}$ 、 $\bar{z}$ /的音節都是沒有韻尾的開尾韻而且不雜一個陽聲韻和入聲韻字。

接著我們來觀察轄字。漁溝方言捲舌音聲母的轄字跟華語（普通話）迥然不同。就對應關係而言：（1）漁溝方言的不帶音捲舌聲母，其同

<sup>33</sup> 語料呈現方式比照一般同音字表的排列，方括號（[]）中的數字是調類，分別是[1]—陰平、[2]—陽平、[3]—上聲、[5]—去聲。

源詞對應的是華語（普通話）的舌面前音  $t\epsilon$ 、 $t\epsilon h$ 、 $\epsilon$ 。（2）漁溝的捲舌帶音擦音  $z$ ，其同源詞對應的是華語（普通話）的零聲母  $\emptyset$ 。<sup>34</sup>

現在我們進一步以同源詞表的方式，將漁溝方言中帶捲舌音聲母 / $t\epsilon$ 、 $t\epsilon h$ 、 $\epsilon$ 、 $z$ / 的音節與鄰近清江浦、南閘方言和同屬淮安市管轄的漣水方言（胡士云 1989）一起呈現出來，<sup>35</sup> 同時我們也進行比較，並分別擬測每個同源詞在原始淮安方言中的語音形式。請看下表：

表 6 淮安漁溝方言捲舌音同源詞與其他淮安方言的比較

原始淮安	淮安漁溝	淮安清江浦	淮安南閘	淮安漣水
雞 * $t\epsilon i1$	$t\epsilon \chi 1$	$t\epsilon i1$	$t\epsilon i1$	$t\epsilon i1$
基 * $t\epsilon i1$	$t\epsilon \chi 1$	$t\epsilon i1$	$t\epsilon i1$	$t\epsilon i1$
機 * $t\epsilon i1$	$t\epsilon \chi 1$	$t\epsilon i1$	$t\epsilon i1$	$t\epsilon i1$
擠 * $t\epsilon i3$	$t\epsilon \chi 3$	$t\epsilon i3$	$t\epsilon i3$	$t\epsilon i3$
幾 * $t\epsilon i3$	$t\epsilon \chi 3$	$t\epsilon i3$	$t\epsilon i3$	$t\epsilon i3$
己 * $t\epsilon i3$	$t\epsilon \chi 3$	$t\epsilon i3$	$t\epsilon i3$	$t\epsilon i3$
祭 * $t\epsilon i5$	$t\epsilon \chi 5$	$t\epsilon i5$	$t\epsilon i5$	$t\epsilon i5$
計 * $t\epsilon i5$	$t\epsilon \chi 5$	$t\epsilon i5$	$t\epsilon i5$	$t\epsilon i5$
季 * $t\epsilon i5$	$t\epsilon \chi 5$	$t\epsilon i5$	$t\epsilon i5$	$t\epsilon i5$
寄 * $t\epsilon i5$	$t\epsilon \chi 5$	$t\epsilon i5$	$t\epsilon i5$	$t\epsilon i5$
妻 * $t\epsilon h i1$	$t\epsilon h \chi 1$	$t\epsilon h i1$	$t\epsilon h i1$	$t\epsilon h i1$
欺 * $t\epsilon h i1$	$t\epsilon h \chi 1$	$t\epsilon h i1$	$t\epsilon h i1$	$t\epsilon h i1$
期 * $t\epsilon h i1$	$t\epsilon h \chi 1$	$t\epsilon h i1$	$t\epsilon h i1$	$t\epsilon h i1$
齊 * $t\epsilon h i2$	$t\epsilon h \chi 2$	$t\epsilon h i2$	$t\epsilon h i2$	$t\epsilon h i2$
奇 * $t\epsilon h i2$	$t\epsilon h \chi 2$	$t\epsilon h i2$	$t\epsilon h i2$	$t\epsilon h i2$

<sup>34</sup> 此處所說「帶音」或「不帶音」，等同於現代語言學中的 voiced 和 voiceless，指的是輔音發音時，聲帶顫動或聲帶不顫動的具體表現。也許有人會以「濁」或「清」來指稱。應當留意，「濁」和「清」乃是唐宋等韻聲母的分類名稱，是傳統文獻上的類名而不是音值。也就是說，「帶音/不帶音」與「濁/清」屬於不同範疇的概念。本文從現代語言的比較出發，全部採取現代語言學的術語來指稱，不使用傳統文獻上的類名以避免誤導。

<sup>35</sup> 胡士云，〈漣水方言同音字匯〉，《方言》第 2 期。

騎	*təhi2	tʂhɻ2	təhi2	təhi2
旗	*təhi2	tʂhɻ2	təhi2	təhi2
啓	*təhi3	tʂhɻ3	təhi3	təhi3
起	*təhi3	tʂhɻ3	təhi3	təhi3
契	*təhi5	tʂhɻ5	təhi5	təhi5
氣	*təhi5	tʂhɻ5	təhi5	təhi5
器	*təhi5	tʂhɻ5	təhi5	təhi5
棄	*təhi5	tʂhɻ5	təhi5	təhi5
西	*eɪl	ʂl	eɪl	eɪl
溪	*eɪl	ʂl	eɪl	eɪl
希	*eɪl	ʂl	eɪl	eɪl
稀	*eɪl	ʂl	eɪl	eɪl
洗	*eɪ3	ʂl3	eɪ3	eɪ3
喜	*eɪ3	ʂl3	eɪ3	eɪ3
細	*eɪ5	ʂl5	eɪ5	eɪ5
戲	*eɪ5	ʂl5	eɪ5	eɪ5
衣	*i1	ʐɿ1	i1	i1
椅	*i3	ʐɿ3	i3	i3
蟻	*i3	ʐɿ3	i3	i3
藝	*i5	ʐɿ5	i5	i5

根據上表可知：

(1) 從歷史比較的觀點來看，現代淮安漁溝方言中的捲舌音聲母 /ʂ、tʂh、ʂ/ 及濁捲舌擦音 /ʐ/，在它的前身原始淮安方言 (proto Huai An dialect) 中應該分別來自早期的 /\*tɕ、\*tɕh、\*ɕ/ 以及零聲母 /\*ø/。

(2) 從歷史比較可以得知，驅動漁溝方言這項聲母變化的，乃是早期的高元音韻母 \*i。原始淮安方言的 \*i 在清江浦、南閘及漣水中目前仍然保持為前高元音；但在漁溝則發生了前高展唇元音舌尖化 (apicalization) 的演變，也就是：

R-1 \*i > ɿ

由此可知，R-1 這條\*i 元音的舌尖化演變，乃是淮安漁溝方言有別於其他淮安次方言的一項音韻創新（phonological innovation）。

(3) 原始淮安方言的前高元音韻母\*i 發生了元音的舌尖化，在 R-1 變化之後使得音節中早先的舌面前音/\*tɕ、\*tɕh、\*ɕ/在具體音值上也產生了變化：

R-2 \*tɕ、\*tɕh、\*ɕ > tʂ、tʂh、ʂ / \_ ɿ

也就是說，漁溝方言的捲舌音/tʂ、tʂh、ʂ/是在 R-1 這項音韻變化的基礎上後起的輔音，在性質上與一般北方官話（例如華語）的捲舌音不同。

至於零聲母的演變則是：

R-3 \*ø > ʐ / \_ ɿ

原始淮安方言中為零聲母/\*ø/的同源詞「醫衣移姨疑宜椅以蟻意義藝異」等在漁溝方言讀為/z/聲母，乃是由於主要元音\*i 舌尖化為ɿ 之後，為配合韻母發音部位而產生的輔音。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代漁溝方言的輔音/z/是 R-1 這項音韻創新的副產品。

從原始淮安方言到現代漁溝方言，關於 R-1 這項音韻創新還有幾個值得留意的地方：

第一、從比較擬測的觀點來看，發生 R-1 這項演變的語音條件乃是原始淮安方言中舌面音/\*tɕi、\*tɕhi、\*ɕi/及零聲母/\*øi/，可以留意到韻母都是/\*i/這類開尾韻。至於以/\*i/為介音或以/i/為主要元音而同時帶有韻尾的韻母則都不發生捲舌化的變化。比較：

表 7 淮安各次方言中以/i/為介音及主要元音的同源詞

原始淮安	淮安漁溝	淮安清江浦	淮安南閘	淮安漣水
尖 *tɕiɛl	tɕiɛl	tɕiɛl	tɕiɛl	tɕiɿl
橋 *tɕhiɔ2	tɕhiɔ2	tɕhiɔ2	tɕhiɔ2	tɕhiɔ2
箱 *ɕiaŋ1	ɕiaŋ1	ɕiaŋ1	ɕiaŋ1	ɕiaŋ1
藥 *iaʔ7	iaʔ7	iaʔ7	iaʔ7	iaʔ7
金 *tɕin1	tɕin1	tɕin1	tɕin1	tɕin1
芹 *tɕhin2	tɕhin2	tɕhin2	tɕhin2	tɕhin2
信 *ɕin5	ɕin5	ɕin5	ɕin5	ɕin5
影 *in3	in3	in3	in3	in3

認識到以上/i/在音節結構中的分布，對於了解音韻演變的內在次序有相當大的啟發。在上文的討論中，我們認為漁溝方言的 R-1 (\*i > ɿ) 這項主要元音的演變驅動了 R-2 舌面輔音進行發音部位上的轉移以及 R-3/z/聲母源於零聲母的無中生有。也就是說，R-1 在邏輯次序上早於 R-2 和 R-3。這裡可能存在的問題是，是否可以假設 R-2 早於 R-1，也就是舌面輔音/\*tɕ、/\*tɕh、/\*ɕ/率先發生聲母的轉移，之後才造成主要元音的舌尖化？我們認為「R-2 先於 R-1」這個假設事實上不能成立。理由是：倘若 R-2 先發生，我們便無法解釋同樣位於/i/之前的舌面輔音/\*tɕ、/\*tɕh、/\*ɕ/，何以有的會捲舌化（如「雞騎戲衣」），有的卻不發生捲舌音化（如「尖橋箱藥金芹信影」）。

何大安（1988：26-31）曾以雲南西南官話的墨江方言為例，<sup>36</sup> 指出元音/i/和介音/i/在對聲母的影響有同有異，也就是同一個語音成分在音節結構中由於位置不同，在語音演變中產生的效力也有差異。例如墨

<sup>36</sup> 何大安，《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九十，1988），頁 26-31。

江方言中早先的顎化音聲母/ $t\epsilon$ 、 $t\epsilon h$ 、 $\epsilon$ /會以/i、iŋ/為條件，<sup>37</sup> 進一步發展為/tʃ、tsh、s/，也就是聲母的舌尖化：

\* $t\epsilon$ 、\* $t\epsilon h$ 、\* $\epsilon$  > ts、tsh、s / \_ {i, iŋ}

墨江方言以/i/為主要元音的韻母驅使前方的聲母成為舌尖塞擦音和擦音/ts、tsh、s/；至於以/i/為介音的韻母（包括ia、io、ie、iau、ieu、ian、iong）則仍然讀為/t\epsilon、t\epsilon h、\epsilon/。漁溝方言今讀捲舌音化的詞例只限於開尾韻韻母/i/，帶有韻尾的/in/並不參與，與墨江方言呈現出不同的性格。

第二、原始淮安方言的/\*i/在現代漁溝方言中讀為/γ/的舌尖化演變，事實上是一種元音高化。朱曉農（2004）曾對漢語跨方言的高元音有過相當全面的觀察，<sup>38</sup> 指出高元音[i、y、u]等在漢語方言中會有六種高頂出位的表現：擦化、舌尖化、邊擦化、鼻音化、央化和裂化。六種高頂出位的前四種大體上有個次序，擦化（如i>iz）最早，舌尖化（如i>iz>γ）可能在擦化之後，也可能直接從高元音出位而來。邊擦化發生在舌尖化之後，是舌尖化之後進一步高化的結果。鼻音化發生在擦化之後，是擦化之後進一步高化的結果。（朱曉農2004：440）六種變化中與本文相關的是朱文所說擦化與舌尖化兩種。<sup>39</sup>

從具體語音現象來說，毫無疑問地漁溝方言的R-1\*i>γ本身也是朱文所說的舌尖化。不過從既有的比較證據來推敲，淮安漁溝方言顯然並未經歷過[i>iz>γ]這項演變，而是一步就完成了[i>γ]的演變。理由是原始淮安方言中的/\*tsɿ、\*tshɿ、\*sɿ/在漁溝、清江浦和南閘今音都是/tsɿ、tshɿ、sɿ/，例如：「資知之」都讀tsɿ1，「詞遲匙」都讀tshɿ2，「是四市」都讀sɿ5。倘若在音變上假設漁溝方言經歷\*i>γ>γ的過程，就會面臨為何當前系統中仍然存在的舌尖前高元音/γ/以及與之相搭配的舌尖塞擦音與擦音聲母/ts、tsh、s/，而沒有演變為/γ/以及相應的/tʂ、tʂh、

<sup>37</sup> 何大安書中將顎化音標作[t̪s、t̪sh、s̪]，我們一律改為[t\epsilon、t\epsilon h、\epsilon]。

<sup>38</sup> 朱曉農，〈漢語元音的高頂出位〉，《中國語文》2004年第5期（2004年9月）。

<sup>39</sup> 同上註，頁440。

§ /這樣難以解釋的困境。漁溝方言這一個個案在方法論上相當有啓發性，那就是透過鄰近地區方言的音韻比較，可以避免設定不必要的演變歷程。從原始淮安方言的觀點來看，漁溝方言/\*i/的元音舌尖化過程相對單純，一步到位。

以[i]元音的舌尖化而言，除了江淮官話淮安漁溝方言之外，其他漢語方言也不乏類似的舌尖化演變。根據錢曾怡主編（2010：426、431、435），<sup>40</sup> 膠遼官話的諸城方言跟西南官話的喜德方言，也均有[i]元音舌尖化的演變。例如：

表 8 官話其他次方言中的[i]元音舌尖化

	雞	妻	溪	西	欺	忌	戲	衣
諸城	tʃɿ1	(tɿhɿ1)	ʃɿ1	(eɪl)	tʃɿ1	tʃɿ5	ʃɿ5	i1
喜德	tʃɿ1	tʃɿ1	tʃɿ1	ʃɿ1	tʃɿ1	tʃɿ5	ʃɿ5	i1

諸城方言的[ɿ]韻母來自[i]元音的舌尖化，範圍是中古見系字及曉母（雞溪欺忌戲），非見系（妻西）及影母（衣）則不參與。喜德方言則除了影母（衣）之外，不管是中古精系或見系都發生了[i]變為[ɿ]的舌尖化。整體來看，不論是漁溝、諸城或喜德，[i]之所以演變為語音上較為有標（marked）的舌尖元音[ɿ]或[ɿ]，語音機制都是高頂出位使然。值得留意的是，諸城和喜德的聲母都是舌葉音[tʃ]、[tʃh]、[ʃ]，顯示[i]雖然舌尖化，但主要元音影響聲母的程度與江淮漁溝方言不同，並且在零聲母上的表現也不一致。

第三、進一步從漢語音韻史的角度來初步考察漁溝方言中χ/的同源詞，可以看到兩個有意思的現象。

（1）止攝合口三等居擗切的「季」，在官話中的音韻行為都與同攝開口三等「寄冀記既」相同，而不與「規龜詭軌癸貴櫃」等合口三等

<sup>40</sup> 錢曾怡主編，《漢語官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0），頁426、431、435。

字相同。換言之，「季」例外地讀爲開口。原始淮安方言的「季」讀爲 \*tɕi5，在漁溝方言中也就參與了元音舌尖化的演變而讀爲 tʂɿ5，例如「四季」讀爲 sɿ5 tʂɿ5。從歷史文獻來看，在表現宋以後語音系統的《古今韻會舉要》中，「季」字仍與止攝合口三等同列（「醉翠邃萃遂惄吹出縋墜諉瑞餒睢類累季悸隋毀恤帥」），可見當時仍屬合口。不過到了 14 世紀以《中原音韻》爲代表的早期官話系統中，「季」屬於齊微韻並且與「計記寄繫繼技既」等同音讀爲 \*ki5，也就是讀同開口。<sup>41</sup>

(2) 蟹攝開口四等苦奚切的「溪」聲母中古屬溪母\*kh-，到了《中原音韻》「溪」與「欺敲」同音，讀音是\*khi1，仍然保留舌根送氣塞音的讀法。但在現代官話方言中或讀爲舌面擦音 ɕi1（例如北京、濟南、西安、太原）或舌尖擦音 sɿ1（合肥），或讀爲舌面送氣塞擦音 tɕhi1（武漢、成都、揚州）。<sup>42</sup> 從中古音和早期官話來看，「溪」讀爲 tɕhi1 的，是直接由\*kh-顎化而來；而今讀爲 ɕi1 和 sɿ1 者，其前身推測爲 x- (< \*kh-)，亦即聲母擦音化，也是一項例外。把合肥和淮安漁溝「溪」的讀音進行比較，兩個方言的演變途徑是：

合肥 \*khi1 > xi1 > ɕi1 > sɿ1

漁溝 \*khi1 > xi1 > ɕi1 > ʂɿ1

江淮官話合肥方言的變化符合朱曉農高元音/i/高頂出位，成爲舌尖前高元音/ɿ/的情況；淮安漁溝方言的變化則顯示/i/高頂出位的另一種音值，也就是舌尖後高元音/ʂ/。

「季」字由合口轉變爲開口已見錄於《中原音韻》，原始淮安方言與之有相同的表現；「溪」字聲母由塞擦音轉爲擦音，原始淮安方言如此，但與《中原音韻》仍讀舌根送氣塞音不同。這一正一反兩條材料顯示，原始淮安方言的時代不會早於以《中原音韻》所代表的早期官話。

<sup>41</sup> 《中原官話》擬音根據董同龢第四章的系統，下均同。董同龢，《漢語音韻學》，頁 57-76。

<sup>42</sup> 以上官話「溪」的讀音都根據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王福堂修訂，《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現代江淮官話中揚州的「溪」讀  $t\text{e}hi1$ ，也說明合肥、淮安等地讀音是後起的。換言之，探討江淮官話或者本文的原始淮安方言時，中古《切韻》架構固然可以參考，不過從時間縱深及系屬關係來看，早期官話材料（《中原音韻》）所能提供的線索也相當具參考意義。

## 五、淮安漁溝方言與南京方言捲舌音聲母的比較

南京市是江蘇省的省會所在，也是江淮官話重要的代表點。值得留意的是，南京話也存在舌尖塞擦音聲母（ $ts$ 、 $tsh$ 、 $s$ ）與捲舌音聲母的對立，這是江蘇省內江淮官話中較為少見的。<sup>43</sup> 熊正輝（1990）專門探討官話方言中分  $ts$ 、 $t\mathfrak{s}$  的類型，<sup>44</sup> 他以中古音架構中的知、莊、章三系聲母為標準，將官話方言分為濟南型、昌徐型和南京型三類。南京型的表現是：

- $ts$ ：中古果、遇、止、流、深、臻、梗、通諸攝的莊系三等字  
 $t\mathfrak{s}$ ：中古假、蟹、效、咸、山、江、宕諸攝的莊系三等字

這是根據中古音架構所得出的觀察，關注的是知莊章諸系聲母現在的讀音。

Coblin (2000b : 52-66) 曾經詳細研究過南京方言中的舌尖前高元音[ɿ]（「子辭思」）和舌尖後高元音[ɻ]（「之知指持齒時是」）的來源，<sup>45</sup> 結論指出：舌尖前高元音[ɿ]是南京話固有的；而舌尖後高元音[ɻ]則是十九世紀才由[i]變出來的。此演變可能是因南京話受北方官話影響

<sup>43</sup> Coblin 用來擬測 Proto-Central Jiāng Huái 的現代江淮官話中，位於江蘇省的揚州、句容、高郵等都沒有捲舌音聲母，只有南京和安徽省合肥有捲舌音與舌尖塞擦音的對立。W. South Coblin, 2000a, “The Phonology of Proto-Central Jiāng-Huái: An Exercise of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收入丁邦新、余靄芹編，《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

<sup>44</sup> 熊正輝，〈官話區方言分  $ts$   $t\mathfrak{s}$  的類型〉，《方言》第 1 期（1990 年 2 月）。

<sup>45</sup> W. South Coblin, 2000b, “Late Apicalization in Nanking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8, no.1:52-66.

而成。（Cobl 2000b：66）<sup>46</sup> 由此可知，南京話「之知指持齒時是」等今讀  $tʂl$ 、 $tʂhɿ$ 、 $sɿ$ （聲調從略）是發生了以下變化：

$*tʂi$ 、 $*tʂhi$ 、 $*ʂi$  >  $tʂl$ 、 $tʂhɿ$ 、 $sɿ$

跟原始淮安方言聲母進行比較，原始中部江淮官話（Proto-Central Jiāng Huái）的「之知指持齒時是」等都只能擬測為  $*tsɿ$ 、 $*tʂhɿ$ 、 $*sɿ$ ，完全與「子辭思」無法區別。由此可見，原始淮安方言與原始中部江淮官話兩者是分別地從一個更早期的原始江淮官話（Proto Jiāng Huái）演變下來的。這個原始江淮官話可以區別  $*tsɿ$ 、 $*tʂhɿ$ 、 $*sɿ$  和  $*tʂi$ 、 $*tʂhi$ 、 $*ʂi$ 。 $*tsɿ$  類和  $*tʂi$  類在原始淮安方言中合併為一類  $*tsɿ$ ，但在原始中部江淮官話則仍然保留對立。底下我們用舌尖塞擦音和捲舌音為標準，觀察原始江淮官話內部的歷史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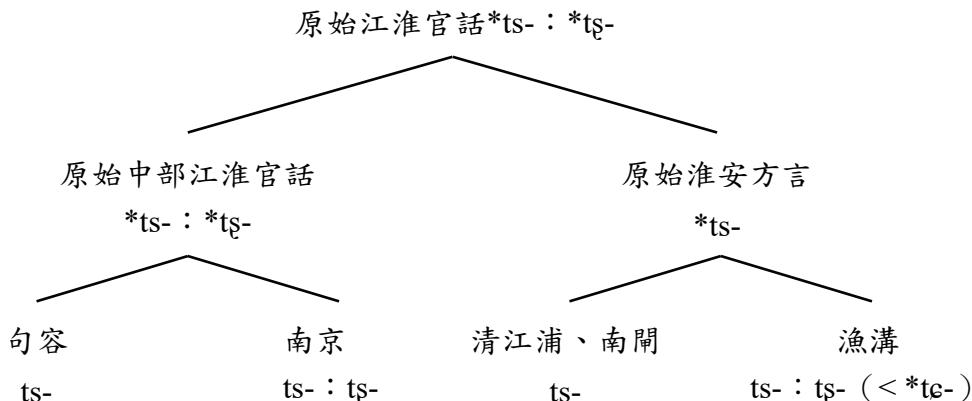


圖 3 原始江淮官話及其下位方言的 ts 類與 tʂ 類聲母

整體而言，從原始江淮官話音韻演變史的觀點來看，原始江淮官話中舌尖塞擦音與捲舌音的對立，保留在原始中部江淮官話中；原始淮安方言則失去這個對立，合併為舌尖塞擦音。值得注意的是，原始淮安方言內

<sup>46</sup> W. South Coblin, 2000b, "Late Apicalization in Nanking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8, no.1:66.

部某些次方言（例如漁溝方言）在系統中又以/i/元音為條件，經由元音的舌尖化而產生一組捲舌音聲母/tʂ-、tʂh-、ʂ-、ʐ-/。換句話說，漁溝方言的捲舌音聲母是次發性（secondary）的語言成分而非原生性（primary）的語音成分；相對地，南京方言現在的捲舌音聲母/tʂ-、tʂh-、ʂ-、ʐ-/則是原生性的而非次發性的。也就是說，南京方言現在共時的捲舌音聲母是一種音韻上的存古（retention）。

## 六、結論

基於 2019 年下半年在中國江蘇省淮安市進行當地方言（清江浦區、南閘鎮、漁溝鎮）實際田野調查所得，我們發現漁溝鎮有一套捲舌音聲母 tʂ、tʂh、ʂ、ʐ，這是之前的學者（例如馮青青 2013<sup>47</sup>、馮法強 2014<sup>48</sup>）不曾留意到的語音現象。本文主要的工作就是闡明淮安市漁溝方言這套捲舌音聲母的來歷。我們的工作程序是利用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根據口語詞彙的表現初步擬測原始淮安方言，再從這個系統去解釋現代方言的變化。<sup>49</sup>

現代漁溝方言捲舌音 tʂ、tʂh、ʂ、ʐ，乃是原始淮安方言中的舌面前音\*tč、\*tčh、\*č 及零聲母\*ø 與前高元音\*i 結合所產生。演變的動因是前高展唇元音\*i 發生了舌尖化：\*i > ʐ 這項演變，進而驅動聲母在發音部位由原先的硬顎調整為捲舌音。因此，漁溝方言的捲舌音乃是後起的音韻創新。

跟同樣具有捲舌音聲母的南京話進行比較，南京話的捲舌音同樣來

<sup>47</sup> 馮青青，「蘇北方言語音研究」。

<sup>48</sup> 馮法強，「近代江淮官話語音演變研究」。

<sup>49</sup> 附帶一提，也許有人會問，我們無從知道江淮方言的祖語是什麼情狀，除非遵循一套思維，一切漢語方言都是從同一個來源。事實上，要了解江淮官話祖語的早期樣態，必須透過比較方法來建構。本文以淮安四種次方言所擬測的原始淮安方言，它的時間深度較淺。換個角度，原始淮安方言屬於原始江淮官話的一支，原始江淮官話又屬於官話的一支，它在時代上不早於宋代。總的來說，本文所討論的現象還不須涉及一切漢語方言同出一源這類宏觀假設。

自\*i的舌尖元音化，但發生變化的只有韻母\*i > ɿ，聲母則維持早先的捲舌音不變。從歷史演變的觀點來看，漁溝方言的捲舌音與南京話的捲舌音屬於兩種迥然不同的性質：前者為音韻創新，後者為音韻存古，由於性質有異，具體發生變化的同源詞也完全不同。

歸納而言，本文的重要性及貢獻有下列幾個方面：首先，根據實際田野調查資料，本文發現淮安漁溝方言存在[tʂɿ、tʂhɿ、ʂɿ、ʐɿ]這一組音節，增加我們對江淮官話內部次方言的認識。其次，本文以鄰近次方言比較入手，利用歸納的方式推論[tʂɿ、tʂhɿ、ʂɿ、ʐɿ]的來源，並說明其性質屬於次發性的音韻創新。再者，本文方法論上的啟發在於，根據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我們可以歸納地建立早期方言原始語的樣態，並從早期形式出發來解釋語音演變。這有助於以漢語方言的現象來擴充甚至修正既有的語音變化理論。

最後，本文所提出的原始淮安方言聲母擬測，就語言證據及比較而言，已足以解釋漁溝方言/h/韻母的來歷以及相應的/tʂ、tʂh、ʂ、ʐ/聲母變化。若想要進一步追溯原始淮安方言\*ts、\*tʂ系列聲母的變遷，便應當與原始中部江淮官話或原始黃孝方言進行更高層次的比較，這是後續可以關注的研究議題。

## 引用書目

- 卜玉平，〈淮陰方言同音字匯（一）〉，《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14 卷第 4 期，1998 年 12 月。
- 卜玉平，〈淮陰方言同音字匯（二）〉，《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15 卷第 3 期，1999 年 9 月。
- 王海燕，「江蘇省北部中原官話與江淮官話分界再論」，蘇州：蘇州大學  
博士論文，2007 年 4 月。
- 朱曉農，〈漢語元音的高頂出位〉，《中國語文》2004 年第 5 期，，2004  
年 9 月。

- 何大安,《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九十，1988年。
- 吳波,「江淮官話語音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4月。
- 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胡士云,〈漣水方言同音字匯〉,《方言》第2期,1989年6月。
- 胡士云,《漣水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袁家驛等著,《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
- 貢貴訓,「安徽淮河流域方言語音比較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6月。
- 馮法強,「近代江淮官話語音演變研究」,天津：南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5月。
- 馮青青,「蘇北方言語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5月。
- 楊時逢,《臺灣桃園客家方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22,1992年。
-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
- 熊正輝,〈官話區方言分 ts tʂ 的類型〉,《方言》第1期,1990年2月。
- 趙元任原著,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4年。
- 劉存雨,「江蘇江淮官話音韻演變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3月。
- 錢曾怡主編,《漢語官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
- 鮑明煒主編,《江蘇省方言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王福堂修訂，《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重排本。

淮安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淮安市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

維基百科編輯委員會編，〈淮安〉，「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B7%AE%E5%AE%89%E5%B8%82>，瀏覽時間：2022年1月28日。

Coblin, W. South. 2000a. “The Phonology of Proto-Central Jiāng-Huái: An Exercise of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收入丁邦新、余靄芹編，《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西雅圖：美國華盛頓大學，2000年。

Coblin, W. South. 2000b. “Late Apicalization in Nanking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8, no.1:52-66.

Coblin, W. South. 2005.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Huáng Xiào Dialects.*，收入《語言暨語言學》專書系列 A13，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5年。

Google，「Google 地圖」，<https://www.google.com.tw/maps>，瀏覽時間：2022年1月28日。

# On a Late Apical Vowel in Modern Huai'an Dialect and Its Related Issues

Wu, Rui-Wen<sup>\*</sup>

## 【Abstract】

Based on the materials obtained from the actual fieldwork 2019, this paper discusses a late apical vowel in Huai'an dialect and the related phonological issues to this vowel. As far as the ge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is concerned, the Huai'an dialect belongs to the Jianghuai Dialect Hongchao subgroup. One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Hongchao subgroup on the initials is that there is no series of retroflex initials, i.e. /ʈʂ, ʈʂh, ʂ/, and only the blade-alveolars initials such as /ts, tsh, s/.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no opposition between /ʈʂ, ʈʂh, ʂ/ and /ts, tsh, s/ in the initials of Hongchao subgroup. Therefore, the two words 賚"zi" tsɿ1 and 支"zhi" ʈʂɿ1 in normal northern Mandarin are read as tsɿ1 in Yangzhou dialect of Jianghuai dialect. Recently, however, we conducted a field survey of Huai'an dialect, and unexpectedly found that there is a set of independent retroflex initials /ʈʂ, ʈʂh, ʂ/ in the Yugou Town dialect of Huai'an City, and the origin of those initials in Yugou dialect is due to the apicalization of vowel /i/.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modern forms of Yugou dialect /ʈʂ, ʈʂh, ʂ/ from a synchronic perspective, and explores the unique phonological innovation experienced by Yugou dialect.

---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to Huai'an dialect.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gives a comparison between Yugou and Nanjing dialects and claims tha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Yugou dialect and Nanjing dialect /tʂ, tʂh, ʂ/ initials. From the viewpoint of historical phonological change, the origin of retroflex /tʂ, tʂh, ʂ/ in Yugou is secondary but it is primary in Nanjing relatively.

**Keywords:** Jianghuai dialect, retroflex initials, apical vowels,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ical linguistics